



新书摘

从成名作《饥饿的女儿》到后来的《K—英国情人》《上海王》《上海之死》，关心女性生活、关心女性命运、关心女性题材的作家虹影，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女性主义写作者。日前在济南召开的第30届书博会现场，作家虹影携两本新书《女性的河流：虹影词典》《月光武士》与读者面对面，分享她的写作历程与创作心得。相对于早年的女性主义，虹影在最新随笔集《女性的河流：虹影词典》中认为自己是后女性主义者，“比较宽容和理解男性，而不是用敌视的姿态对待他们”；而她的最新小说《月光武士》也被认为是一部后女性主义作品，女主人公身上有暴力的一面，同时也有了安静的一面，以温柔包裹暴力，隐忍中背负着一种力量。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马兵认为，虹影在两本新书中涉及的“后女性主义”，是一种特别准确的对当下的女性写作的再审视与再提炼。



《女性的河流：虹影词典》
虹影 著
作家出版社

虹影：我身材太矮，所以看得见最低处的真相

柔软与力量

如水一样流向石头。水软，并浸透，强悍到遇石滴穿，那种气魄击破千万年时间，像子弹一样飞越风之上，那么子弹是力量或是风？那么风或是子弹是柔软？

不打禅语，而想说一下我的个性，如此练就。

当自我意识觉醒时，即便是一个温柔的眼神，也会对伤害我的男人有杀伤力。奇怪，与早年的渣男不期而遇，我不需说话，他就会自行退步。

我从小看《西游记》《水浒》和《三国》这类书，渴望离开旧地，云游天下，渴望加入英雄豪杰帮，为天下不公打抱不平。后来一头钻入外国小说里，是在小说世界里看别人的命运来安慰自身的痛苦。但从未想过上大学是在中文系，我想当律师，那时被美国小说《天使的愤怒》给俘虏。造化弄人，我连考三次高考，都差几分，最后上了会计专业的中专。成为一个作家前，我继续以文学安慰内心的孤独，持续写作，似乎有一种力量在支撑，更加努力，如跑马拉松一样，连停下来喝水的机会都不给自己，我才成为今天的这个人。

使命

为不能发出声音的、生活在最底层的女性写作，讲她们的故

事，这是我写作的使命。

我每次站在长江边上，看船看江上的鸟，看天空的云，都会跟一个人相关，那就是我的母亲。

母亲就是生活在最下层的一个女性，她从忠县乡下逃婚来到重庆，一生波澜起伏，相信好人好报，爱人比恨人强，原谅胜过报怨。在1962年，她宁肯背对一切，把我生下来，并用一种超常规的方式养育我，让我野蛮生长。

我母亲反叛的血液流淌到我身上，足以解释我所有的生活和写作。

女性主义

没有谁说男作家是一个男性主义作家。因为他们就是男权，整个社会的主导者。

女性主义被他们称为女性主义，是明目张胆的欺负：你们是女性主义者，你们是二等人。

好多男性谈到女人时，皆有一个居高临下的态度。我的小说《K—英国情人》初稿成了后，交给我的英国文学经纪人。他一向权威，看了后说：你一个中国女作家怎么可以写我们的精英圈子布鲁姆斯伯里？怎么能写好“二战”？

他拒绝代理这本书的版权。

这是性别歧视，也是种族歧视。他不相信，一个中国女性作家可以写这种类型的小说。

事实证明，他看走眼了。这

本小说写了战争，不亚于男性作家，写英国精英圈子，让身居其中的人惊叹。之后这本书经过好多年许多曲折，最后在国外出版，译成三十种语言，并获得意大利罗马文学奖。这个英国经纪人经常在世界很多地方的书店和机场看到这本书，很想知道他的心情。有一回在法兰克福书展与他迎面相遇，他祝贺我当母亲，而只字不提那书。

后女性主义者

相对早年的我，我应是后女性主义者，比较宽容、理解男性，而不是用敌视的姿态对待他们。

我烹调，占领厨房，成为一家之灵魂，我是我女儿最好的母亲，我写作，也不再单纯地制造一场男女之战，而是去找根源，我也用口红和旗袍，面容温和，的确我不是男人想的那样青面獠牙的妖魔。

北大教授戴锦华曾用一句话回答她何以成了一个女性主义者，她说：“因为我长得太高了。”

我呢，是身材太矮，所以，我看得见最低处的真相。

重庆长江南岸野猫溪的一草一木都在我的血液里，从那里出发。我的成长经历跟其他女孩子不太一样，任何事都得自己做，不会有父母的怜爱，也不会有姐姐哥哥的呵护，也不会有邻居的帮忙，整个成长的过程孤独无援。我最怕冬天来例假，因为

会将裤子全湿透，又怕别人发现，回家洗掉，没有别的厚裤子，就穿薄裤，守在灶前自己烤干裤子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你要么活下去，要么死。就是一种这样的生存状态。

在早年，我无意识地套在这个词里面；在三十岁以后，我认为自己几乎还是在这个词里面；在四十岁时，就是2000年我从英国搬回北京，我对世界与两性关系产生了新看法，走出这个词来。我冷静，不是跟男人的世界妥协，而是试图理解男人的世界。在这个时期，我写了很多理解男性的作品，跟早期的纯女性故事相比，更想探求人性的多面。那个故事发生在汪伪时期，就是电影《色·戒》那个时代，用纯粹的男入故事来写旧上海那段乱世情仇，写人性的残忍。也是第一次钻到男人的身体里，想知道他们怎么对待自己的身体和情人，对待他们的权力。

女性意识

女性的自我觉醒，既是现代意识的表现，又是现代意识的象征。不仅上海如此，其他地区和国家也是如此。到了现代，才有把独立人格尊严放在第一的简·爱，才有敢于不守家法的包法利夫人，才有知道女性身体力量的娜娜，才有主动离婚的娜拉，才有敢于用自杀打破压力的安娜·卡列尼娜，才有敢爱敢恨的郝思嘉。

我一直跟这个世界格格不入。曾经，我的所有行为、我的写作如此；现在也是如此，会让一些人不太喜欢，也不太适应，却也让另一些人很喜欢，引以为知己。

（摘自《女性的河流：虹影词典》）

